

審白鵝

文：孫以蒼

圖：周文萱

藍魯魯甫是府城台南的惡霸。他把持着府城的家禽市場，操縱物價，欺壓客商和鄉民。地方上都叫他「攔路虎」。

七月節快要到了，青年農夫張寬裕將辛苦飼養長大的一羣菜鴨和白鵝趕往府城家禽市場，準備出售後購買祭品，回家拜拜。他正趕着鴨鵝向前走，却被「攔路虎」瞥見了。攔路虎見張寬裕年幼可欺，立刻從市場中飛籠內撿出三隻白鵝順手一丟，丟入張寬裕的鵝羣中。緊跟着，他雙手插腰，橫阻在大街中央。

「少年人，慢走，這羣鵝是我的，你往哪趕？」攔路虎橫眉怒目，一副盛氣凌人的樣子，堵住張寬裕的去路。

「先生，別開玩笑，我剛從家裡趕鵝上城，怎麼是你呢？」張寬裕情急的分辨。

「明明這些鵝從市場裡飛出來，你倒說是你的了。小小年紀就這麼不老實。好吧！你我也不要爭，問問街坊鄰居，看看是不是從市場中飛出來的，喂，你們大家講。」攔路虎裝腔作勢詢問路人說：「這些鵝是從市場中飛出來的對不對？」路人明知藍魯魯甫使詐訛人，

但懾于淫威，都不敢開口主持正義，而他手下下的徒眾却起鬨的齊聲喧嚷：「鵝是從市場裡飛出來的沒錯。」

攔路虎得意不讓人道：「少年人，你怎麼說？」

「先生，是有三隻鵝從市場飛出來，你捉回去好了。不能說鵝全是你呀？」張寬裕據實說。

「好個滑頭的小子。」攔路虎伸手抓住張寬裕的領口，兇狠的道：「你趕的是菜鴨，鵝全是我，你敢要賴，我就揍死你！來人，把鵝給我抓回籠子裡去。」

攔路虎的黨徒們答應一聲，紛紛動手去抓張寬裕的鵝，張寬裕一面嘶嚷，一面掙扎，想保護自己財物，可是攔路虎人多勢眾，他哪有反抗之力？忽聞鳴鑼開道之聲由遠而近，有人喊道：「知府大人駕到。」於是行人紛紛向街道兩旁避開，攔路虎的人也退入了市場，只剩下張寬裕一人看着驚得滿街逃竄的鴨鵝和所餘無幾的鵝，木然飲泣。

知府大人的轎子，緩緩來到市場前，衙役們抓住驚惶、悲傷而又委屈的張寬裕喝道：「你如何刁騙民，大人的轎子到了，你敢不迴避？」說完舉棍就打。

「慢着。」知府陳濱按一下轎桿，示意停轎，然後吩咐把人帶上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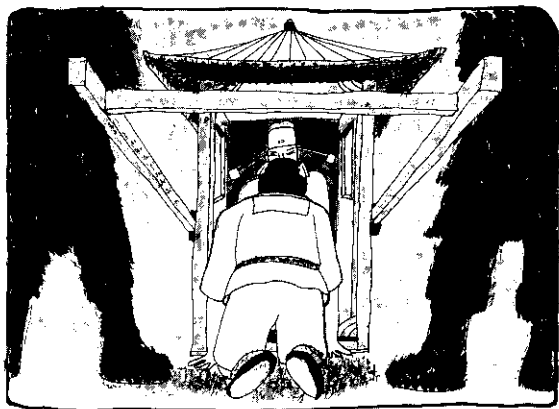
張寬裕被帶至轎前跪好，口中只喊冤枉。

知府叫他不用怕，有什麼話慢慢的講，張寬裕乃將自己適才的遭遇細說了一遍。

攔路虎手插腰，橫阻在大路中央，喝聲道：「少年人，慢走，這鵝是我的，你往那裏趕？」



張寬裕被帶至轎前跪下，直喊冤枉。知府大人囑他不用怕，有話慢慢的講。



知府傳訊附近商店舖戶，證實了張寬裕所言非虛。不過鄰近的店戶家都怕藍魯甫，不敢說他故意丟三隻鵝來訛人，只推說市場中確有鵝飛進張寬裕的鴨羣中，但不知道究竟有多少隻？

知府再傳訊藍魯甫，藍魯甫說自己是家禽市場的承銷商，剛才不小心心鵝籠打開了，幾十隻鵝都飛到街心，小人正差人把它們捉回，這個賣鴨的少主人却硬說鵝是他家的，顯然存心不良，請大人做主。

知府大人吩咐將所有的鵝集中在一起，問張寬裕你有多少隻鵝，張答稱共五十三隻。又問藍魯甫有多少隻，藍答稱五十三隻，經過清點，確是五十三隻。

知府大人微笑着道：「這些鵝，張寬裕說是他從鄉下趕來的，藍魯甫說是他在市場批發來的，問街坊的證人，證人也講不清楚，那麼，貨主究竟是誰，就得分問問這些鵝了，來人吶！將所有的鵝統統帶回衙候審。」

知府要審白鵝，真是大大奇聞，互古未有之新鮮事！於是傳十，十傳百，整個府城都轟動了，大家爭着前往觀審，看看這樁妙事。

第二天，知府叫人把張寬裕、藍魯甫二人帶上堂，先問藍魯甫姓名年籍，接着又問道：「你是家禽承銷商，自然曉得

如何飼養家禽，你這些鵝，都拿什麼餵牠？」

「無非是些剩菜剩飯餵水米糠。」藍魯甫答。

知府嗯了一聲又以同樣的話問張寬裕，張寬裕道：「小人的鵝只是在野外吃青草，河裏吃魚蝦。」

「好了！」知府叫差役將二人帶到後院圍鵝的地方看一遍，再帶回堂上。觀審的民眾不知知府弄何玄虛？等二人重新上堂之後，知府把驚堂木大拍，大聲喝斥道：「藍魯甫，你個大膽的惡棍，你平日魚肉鄉里，橫行霸道，本府早有聞名，今天竟敢謊言欺騙本府，真是可恨之極。你說你用剩飯餵鵝，剛才你看過沒，鵝拉的糞便明明是綠色的，綠色的糞自然吃的青草，如果吃飯，那拉下的糞顏色一定發黃，你訛詐人家，還在本府堂上使奸弄巧，若不嚴懲，地方上善良百姓如何過日子。來人吶，將藍魯甫重打四十大板，枷號一百天示眾，鵝全部發還給張寬裕。」

觀審的百姓一致歡呼，共同稱讚知府陳演是位好官。



「來人吶，將藍魯甫重打四十大板。枷號一百天示眾。至於鵝全部發還給張寬裕。」